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一

啓別憂

四明樓

編大



代賀王樞密奉使回啓

以下五首代舅氏注尚書大猷

交鄰國有道乎大而事小遺使臣以禮也遠而有光自昔才唯于今任重十九年誠著事狄孰謂世无蘇子卿救千里口代可汙必有人如鄭元璘惟樂天者保天下故和我而得我心乘輅之人衿垂于道臨軒優遣固盛世之非常故節請以宝大臣之未有揚旌亟去締兩朝魚水之

欢接浙言还祭千載風雲之會神人喜樂河海
晏安公廢至微驩快以忭恭惟公官有宰相器
真王佐材量恬江湖不清不濁氣充天地至大
至剛克不勝衣必匪轉石言而造膝非堯舜之
道不敢陳議或犯顏雖負育之勇不能過愈膺
眷注履歷清華快吟紅梁之階久寓紫微之直
敏悟如廷傾聘詔皆自為之文精壯若無公
大述作類皆出其進式樞府增重聖朝運籌
于帷幄之中推衝于樽俎之際上方安边境于
无事時乃空和盟于未寒禮云云豈玉帛乎

北使乎云云安國家可也謂虞臣之相避彼或
一時命裴度以往釐正在今日確持志士之操
果為天子而行帝曰汝諧貪言惟允身輕一葉
佩四海之安危名重太山聳萬尖之風采分憂
北顧顯望東歸馬維駒馬維騏方聽皇華之送
駐集相離集祀已聞四牡之來生是獲按堵之
右帘杜有覆盂之固狐患凜凜馳不測之深淵
万目睽睽仰准逢之威事欢傳土宇喜動天顏
永握漢旄固已虛上台之席歸調商鼎何待趣
舍人之裝以慰具瞻即膺爰立以寒卿冷旅藝

苑散材雖知必孝于真裘未免後榮於州縣寡
交于也知己惟公碩兼葭之柔曾倚身于玉樹
笑蟾蜍之拙唯這步于飛黃誰知霄壤之殊途
不替金蘭之舊分比于寸祿進拜宗壙方彰
馳使者之車而忘有故人之意將曲成其羽
翼乃特借以齒牙俾掃香門獲參儉慕受丘山
而有自効蛇雀以無階俯聽先聲莫負蜀郊之
芎輒尋故步重瞻夫子之墻敢泚筆于下風停
宣麻于穀旦

代賀錢樞密啓 端礼 並提奉德壽宮

恭審光奉宸綸進參樞莞天子侍龍樓之眩仰
禪孝治之勤聖恩加書殿之名增重本兵之寄
神人歡喜宗社晏安恭惟小官才為時生美由
世濟孝完六經之蘊識窮庶物之原相快牙 載
挿架固踰于三万漆書竹簡擇賜 五干
癸華藻以為文出緒餘而歸史果由治
功名踐駁仕路之深密勿從班之久屬遠表之
弗請眷邊境之多虞游遺侍垂徃宣德意星輅
西使盡清千里之煙塵羽扇一揮坐變三軍之
風采階度机事明若著龜確守成模堅如金石

遠膺芝檢來對楓庭君必有尊蓋以天下眷也
時方多事要富馬上治之自非膺眷過于西宮
兼文武之上道安得被家令賜金之寵贊元樞
總我之叔父子無難言之嫌繫公是賴廟堂銷
未形之患捨我其誰久難其人今得此選自問
時命會曰當貧雖李衛公之高才素耻由于進
士而曾侍中之故事特先賜於儒科積此恩榮
可知汪倚边声未寂騎塹方高頃在金城固已
圖上于方畧今居西府自應制勝于朝廷位高
則任隆名盛則望倍盡于時欲以之事當今日

可為之秋願思君臣遇合之難以濟國家恢復
之業以効官何補蒙憐素深側聞渙干之頒倍
劇與情之喜免葵蕪麥固匪春風之上游馬馮
牛渡願為藥冠之餘物

代賀錢泰政兼知樞密院啓

恭審崇膺宸綽進貳政机兼持右府之叔益壯
本朝之勢郵音一播輿論交孚恭惟以官德量
恢洪勳名赫奕傳龜九衣紫偉尚頌澤底之家德身
經昂霄擅日下雲間之香早膺睿眷浸歷華途
游刃下見于全牛判器宣拘于錯節外臺輔部

著藩宣屏翰之功清列近班備獻細論思之益
頃以遠庭之未靖崇待使節以請行風清塞地
之奎塵名震淮南之草禾折衝樽俎之上運籌
帷幄之中方鄧騭欲棄涼州徽并鄉兒誤國事
惟營年固守明詔謂宣帝可為忠言披膽莫四
咄臍增悔以身殉主豈欲得先知之名轉敗為
功自難掩孤忠之節亟果芝函之尤峻蹟撫亮
之叔雖士氣乏已振尚兵勇之未解力踴聖美
先遣軺車使狂虜遂墮于討中信真儒无敵于
天下尽掃犬羊之衆以除心腹之憂嘉謀无膠

柱之拘天意有轉圜之易垂紳播笏生教无巧
曲突徒薪終為上客宜進參于奏格俾益寃于
寃規士夫喜公道之行中外欣三化之復惟夷
險不踰于操守故始終无破于翫光大臣慮四
方玉鉉方資于調燮人主論一相金甌將啓于
姓名以竊祿无堪荷恩自舊側聽絲綸之播于
勝燕雀之私鄰乱鄰乱方慶明良之遇人耳人
耳願歸造化之餘

代田高泰啟

假守南州方遂奉祠之請拜恩中道忽叨謀帥

之行曾修問之未遑媿貽誠之先辱伏惟以官
精忠振主妙略濟時英之故國之耆儒表之清
朝之雅望一門父子喜富貴之鼎來万里功名
諒規抚之先定豈謂著鞭之晚尚淹入幕之留
蔚相秋炳相輝通有固寅之幸起而言酌而祝
而資媿畫之飲

代回陳節推啓

擢首選于漢庭得耳雋言置外負于儉慕是曰
異思曷遲吾日願快先親伏惟以官東嘉勝士
西洛別傳視將相之科真拾地芥陳治安之策

石吐天葩顧上游實為館殿之儲屈故事尚勞
州縣之賦青雲器業具在斯人欣綠承風流頗
有此容否首勤高作東訪陳人駢驪何工信表嘉
過厚閑而成懶既乖桑梓之恭言不能文又媿
瓊瑤之振

代謝直秘閣啓

假守偏州方媿承流之迭陞華中祕遷家增秩
之褒揚已無堪歸恩有自伏念以稟資甚陋涉
世尤疎十上空歸莫售家傳之孝一行作吏但
遵父教之忠素甘薄宦之驅馳敢意請時之差

擇容臺設祀僅延聚訟之嘲幾旬持刑上廣好
生之德進二唐朝之銓選與參漢代之章程忽
去國以唯當祗壯門而自省偶屬東嘉之空之
俾分南面之顧憂被臨遣于丹陛之灰受要束
于黃扉之遠俯於羸浴惟恐其傷虛受謫言其
慮如響鄰封移粟來蘇待哺之民下戶竭租盡
革利膚之弊赤子既寬于元告青史遂書于有
年皆至君施舍之恩繫上相贊調之賜苟延曠
疾已劇僥逾乃論尺寸之勞誕布絲綸之宥重
念流離粗免周瘵尚多儻守臣安受于誤恩則

事體遂同于佳郡雖循牆而力請曾及汗之無
聞風阻三山尚竟去人之遠雲與四嶽遂霑零
雨之餘茲蓋伏遇以官道德宗上朝廷元老天
開地闢今千載之明良雷厉風飛冀中興于日
月深念專城之重務先良吏之求苟片善之有
聞无一夫之貴備坐令以磨六玷褒嘉人敢不
益勵駕才深圖雀振仙凡曼隔無從讀石渠東
兗之書今昔何殊尚當奏渤海南陽之課

代賀虞丞相啓

元文

恭審宸章渙發肇更史輔之名制冊隨頒爰正

左虛之廣仰現盛事高掩前耳竊以河衡左右
商王作相必兼于仲虺姬旦股肱周室為保亦
資于召公下及兩京以還寢德二代之典雖大
臣之委寄自若而歷時之但号不倫至用秦官
領事之稱以為唐室宋臺之長大聖君之有作
復官制以聿新非惟遠追孔子正名之言抑欣
遂行宣帝責實之改律疇上宰首屬宗工恭惟
以官十載真懦的朝元老蘊仲舒佐王之孝負
益軻命世之才竭忠力以事君肩一心于夷險
出緒餘而應事了万变于笑談戰親督于長江

氣已吞于醜虜威名日起富貴鼎來勤勞何止
于十年徃返動踰于萬里凡曰海危疑難辨之
事廷臣皆歛衽而莫當求一時剛果敢為之人
天子必虛懷而相屬手持威柄身佩安危王曰
勲國曰功願特書而未已出為將入為相宜注
意之尤深臣王俱墮紀綱益振尊歸慈極贊九
重孝治之心位正儲闡建万国元良之大總衆
戢以遂大有為之志講內治以成不可勝之資
當稽古建官之時迭衆而舉庸奮庸熙載之任
舍我其誰兼提樞筥之權進極文階之品漢儀

復見一新昭代之現瞻周室中興會見神州之
尅復之久蒙知遇猥被使令方欣黃閣之開存
喜白麻之播用汝作舟楫仰知涪川獨任之專
以我為鑠錡邇有躍治自言之意

代賀沈運使啓復

恭審天陛拜恩日畿授節木牛輓粟榮分使者
之叔龍馬負圖完寇奎文之直列城聳動公議
傾依恭惟上宮造道深淳受材高劭漸六經之
芳潤橋章驚絕代之工究千古之典表論事有
適時之用頃趨廣召自結深之謂公等皆安在

耶信明主不見決矣郎潛省戶坐騰列宿之輝
使行邊廷畫護長淮之境總師屯之萬竈供日
費之千金民不告勞士皆宿飽試之馮翊益知
治之為任以關中要賢餉饋之急豈惟見研
柔心計之妙且膺賡吾從臣之求于焉假途
寧侯暖席公夙蒙知獎前屬郵封顧惟千里之
凋殘猶賴二天之庇履輶車澄接冀舒雅料于
前塵海嶠阻修莫廁賀裙之下列

代賀李品運使啓 正巳

恭審先被宸命寵升使名九重益厚于眷知列

郡愈廣于風采恭惟以官高才絕俗與學傳家
納萬頃於雲夢曾破大瓠于霹靂手釣璜渭水
屹然尚父之功名聽履漢庭偉矣尚書之人物
踐敬中外備歷險夷空壁淮壩力抗遊魂之虜
飛芻剡部坐現流地之錢比講鄰盟執膺新擢
平生忠信往來帶箭之邦萬里威名震駭犬羊
之聚方張殪而遠聘俄全壁以來歸首加部使
者之稱猶有典屬國之恨倚毗方重進用未央
佇登紫橐之華徑取青毡之舊以守知有素贊
慶尤深大厦之庇千間夙荷悌懌之賜洪河之

潤九里願承沾馬之餘

代謝知温州啓

以下三首代知溫
州王侍御伯考

承流蜀道初無保障之功更治瀛壖復得股肱
之郡俯慙僥倖仰戴生成伏念以少已無奇脫
尤多堆十年不仕惟真祠香火之依一祀俄頃
豈平生夢寐之及曾葺片言而悟主未知何自
以為即方評蘭省之文忽冒柏臺之選遇事輒
發初不顧于憎仇有知必言誓少酬于眷獎久
為怨府卒蹈危机但求聞戶以省懲敢意分符
而起廢此取而進仰追冀祖之忠勤鼓盆而歌

有媿蒙莊之了達號啼塞耳憂患薰心願休退
于田廬姑召收于魂魄詎聞衰服之貴下軫飾
袍之思授以輔邦遂具私計裨控甌閩之要許
尋王謝之風江海一來唯冀修門之董入山川
相望惟思舊隱之可歸茲蓋伏遇公官道德佐
王謀猷濟世大開正路期立教于太平獨秉化
鈞用陶成于善類有如好純謨辱矜憐不敢不
深雪精神究詢利病本寬大之詔務使及民勞
抚字之心以報知己

代賀史閣府啓

恭審頒冊九重視儀三事節旒前道聿廣師聞
之雅袞綉交輝爰寔帝師之舊允為異敷宜屬
宗工恭惟公官忠冠兩朝道關可聖体仁蹈象
声名如山斗之尊聚精會神君臣不膠漆而固
當大開地闢之際贊雷厉風飛之机天下日向
于太平王化六哉于復見晉公巨德歸為綠野
之遊謝傳高懷終為蒼生而起今稽輔郡魯衣
錦衣閣嶠大邦更憑熊軾上馬潛藩之眷恩先
召節之來前席受言改容加礼台廷虛左方圖
上宰之求荆綽自中首飭爰儀之倫參鼎司之

宗品隆巖石之具瞻錫賚便蕃燕嚮復渥貴盛
絕諸公之右榮寵萃一門之中高宗奮孝甘盤
未見報公之及武王惟師尚父會聞投任之鈞
以素辱殊知何欽成命屬有郡章之繫莫前賓
閣之趨蕭曹同心咸願股肱之夾輔既閣接境
敢晞啓畫之相依

代魏丞相回趙州啓伯圭

將使指于龍庭曾無微効代至言于螭陛遽辱
誤恩方自愧于抱虛乃亟蒙于替喜恭惟以官
才高王箭秀毓銀潢人推子政之明經自許東

平之樂善享太守之祿二千石屢宣屏翰之勤
賜列侯之印十九枚益見本支之盛行被芝書
之宥即歸荷橐之班以久辱眷知茲蒙推借朋
緘遽及可知君子之謙交態益深備見故人
之戀

代蔡參政回廣東林提刑啓光朝

入處從班已慙過分進奉机務益規非才首勤
慶贖之臨无佩悔辭之切伏惟以官學窮古始
識造哉先六藝淵源得聖涯涵泳之樂一時名
勝多殘膏沿以之餘比專璧水之主盟將掩橋

門之盛際迺從雅志往按選方文翁之守蜀邠
常衮之使閩部正藉遠揚于声教豈惟詳試于
刑章毋為攬轡之淹會有賜環之寵碩如菲陋
設被東知忽叨共政之圖悉自更評之助疾顛
是惧請益無階茲聞提耳之言當謹書紳之戒
陳眈先用殊有太丘未登之慙樂正無聞恐孤
孟子不寐之喜尚期弗棄警所未知
代莫給事賀曾丞相啓懷
恭審光奉制麻進登揆路華夷填服宗社晏安
恭惟以官學殖深淳器茲閑博千載際聰明之

主十年括侍從之班本末源流知天下之大計
論思獻劬見王臣之匪躬頃貳政机密泰國論
輔贊藏諸用不言房杜之功仁象事其君豈為
管晏之列天子意可使為相朝廷謂無以踰公
正夾輔之名方羊秦官之陋獲太平之業况傳
魯國之餘一聞爰立之傳實允具瞻之望以受
知最久假守無堪不勝賀履之私敢致飛緘之
敬自憐老夫方日念于故山倪遂歸歆尚許全
于晚節

代仲兄謝監左藏庫門啓錫

讞獄南徐曾無善狀司閹左帑遽宵中除誤叨
將達之知倍費生成之力竊以剖訟之際自古
所難區刑謹兩造之情周官備五聽之制雖三
尺從事固自有法然片言折獄存乎其人即惟
列聖之朝尤廣好生之德凡嬰罪戾咸劇哀矜
用鄰邠之吏以絕請求擇鍊事之人以加詳密
孰謂清強之選猥先寒晚之流有任微勞當此
殊遇伏念以受才甚陋學道未深名粗遠於卷
書仕仍由于世賞銓曹試律雖少知司空成旦
之書戶掾兼官顧豈是在後惠之之手偶上司

之過聽付疑獄而使評三省吾身樗材何取一
行作吏牆面是憂况縲紲之中或非其辜而無
楚之下何求不得閱簡書而致察束枿揚而不
施公心以覘三日而決正自慚于拙速亦何有
于乎及因獲瞻上相之光儀固已劇此生之榮
幸敢圖大造俯念孤蹤雀角鼠牙未知明辨牛
溲馬渤首辱並收坐令下目之參軍來賊中都
之外府姦胥鋤治雖云狡兇之已空寶藏所儲
或恐蠹原未盡出入親臨于朱墨啓閉尤謹
于晨昏時予為貧孟子亦容于擊折各從其志

望之自樂于抱關上得近于恩閑下不妨于吏
考深知僥倖曲賴陶甄茲蓋伏遇上官夾輔聖
君共康大業群才並用或下採于芻蕘片善不
忘碩豈遺于葑菲致使斗筭之職亦霑膚寸之
餘不敢不澡雪精神感歲思祀既以備龍中之
蓄詎敢貽門下之羞今日遭逢本非夢寐所及
它時報効要當生死以之

代陳叔揚謝吳國軍教授啓大年

掃帚相門屢瞻公衮橫徑侯洋辱在化鈿揣已
先堪歸思有自伏念上涉道甚淺接物最疎不

能飾兒以動人且無曲學以阿世永惟大父獨
立先朝正色不回志必期于去莠著書自見心
常在于尊堯雖孤忠勁節每程柳于強臣而潛
德垂光終慕曰于昭代傳家有法遺子以安孝
焉記闡禮之言仕者守教忠之訓一經未泯賤
子敢忘溢鍾世科幾周歲紀奉真祠之香火兩
痛家難司絕徼之買迂適開邊魯委論天下之
事慨上公車之書雅幸徼君門之九重猶未試
鉛才之一割坐閱星霜之變不知斗斗之謀璧
立自憐瓶儲不繼投誠大造自忘躍冶之非厠

迨嘉賓時遂曳裾之願屢頭鼠自何敢求官焉
渤牛波度幾待用賴鈞播于小物俾容授于南
州好為人師素守孟軻之戒此非子坐忘招有
若之訊既逃州縣之徒勞仍有弦歌之可樂无
非僥倖端有寅緣茲蓋伏遇以官強幹化鈞王
張吾道內治外治既陶萬國之泰和小成大成
仰贊一人之化育善類悉歸于真宰危疑尤累
于洪鈞夫何孤寒有此遭際敢不益堅索節
不負初心季不如務師曾焉知于善誘教然後
知困碩敢忘于自強廢上副于眷知用少圖于

振効

代范孝隆謝提轄文思院啓棟

掃舍人之門方欣進特備事官之屬遽辱生成
揣分已盈戴恩無藝伏念以材如擗散身若蓬
飄不能飾貌以動人且無曲學以阿世偶憑門
蔭獲廁官懸太上皇方御于飛龍先丞相實
同于附鳳言正色獨輸蹇諤之忠耿一心
共濟艱難之會旋居元輔以佐中興于日月之
未光會風雲之盛際生前相業但為社稷之謀
身後生涯肯作子孫之計適叔匡尊國而方恐

致故家無地以自容屏迹山壑但知畏影臭心
宦路敢望求伸欣逢更化之初始與于祿之志
猶念一經未售莫振家聲百技無長不為世用
顧時命之大謬况拙懶之相逢雖嘗千里以効
官又復三年之不調痛弟兄之淪落慨門戶之
衰頽不自植立以干當世之公卿幾無面目以
上先人之丘壑幸直賢之並用喜公道之大門
輒彈貞高之冠徑造平津之閣回思江國堂叨
堂下一言之知仰望台衡敢叙屏百半面之情
豈圖謹德弗替昔時執事愈恭不數信陵之象

脫袍加惠猶憐范叔之寒曲記姓名俾歸陶冶
鈍不反車幸而得之善自為謀不過此矣惟文
思名官之象取以代銘量之言鳩茲荆胡粵之
良材督鄭宋魯吳之巧匠居百僚之底雖號卑
微在三轄之百賄為優閑靜惟僥冒端有寅緣
茲蓋伏遇上官吾道宗二本朝碩輔總衆職而
稱上意明良相會于千齡順四時而遂物宜勲
業獨高于百世惟儒者在朝美政而上臣事君
以人五握三吐而下士畢歸一貴一賤而交情
自若務尺刈剋之術不嫌躍冶之私坐使彝庸

亦曰造化以敢不仰銜恩施府飭司存逢人而
說項斯敢忘此意結單以振觀穎誓畢餘生

代汪景孟土壘泰政啓 茂良

程未技于省闈魯叨誤聽拜下風于帥閭始受
真知不圖淪落之蹤復望熒煌之座敢陳悃悞
上動高明伏念小季不知方器非適用少修素
業惟知讀先父之書杜忝末科亦當起適時之
志但欲仕途之平進耻為俗士之詭隨猥緣假
吏之少繆辱名公之幸逮其當軸許以曳裾方
文武並用之時有賢愚同滯之歎董莠既異軌

輒遂殊祿不為頗慕望之從志安為爾
自甘鄙禹之笑人豈其若將晚焉改自不得不
爾集君鄉五侯之味深所不能奉南豐一辨之
香徒懷自信惟集賢之門無雜賓以進故小人
之自為衆怒所歸獨念由銓選而仕京都初非
有援滿吏考而為師屬止以為貧雖造物有意
于提擢而揣分但甘于靜退內省不疚浮議何
傷克盡力于公家庶可逃于吏責忽傳印綬之
解是為存紳之憂欲留孔戡固已唯伸于未設
不負臨賀詎知友蹈于危机祠官實匪其本心

化畢戔成于誤墨撲被而去杜門自怡迨惟平
生最號多蹇孤苦習立險阻備嘗此流離之
蔣尤為灾禍之會鼓盆之念未歇涉此之慈已
深是知膠西之川雖曰孫洪之力也若夫江濱
之溺豈亦子厚所為耶盡指怨天尤人之私益
廣安時處順之說數年于此寸進何言駸之婚
嫁之逼人擾之啼號之塞耳稍收魂魄再整冠
裳幸逢万物吐氣之秋寧忍一人向隅之泣用
持鑛質來就洪鑪茲蓋伏遇上官得時致君以
道濟物卓尔聖朝之柱石凜然王佐之規模陛

廣日尊蔡藿為之不探威望所及草木亦皆知
名惟上臣之用人無一夫之求備衰窮悼屈現
過知仁顧如質之來似匪攸之而進念千里
識韓之日初不知蒙眷之由而一緘荐稱之書
已大有吹生之意矧是政机之親秉實為善類
之所依遂令久鬱之情居有求信之願適會愧
庭之虛席共期楓陛之拜麻廣厦万間時隨燕
雀之賀灵丹九轉願同鷄犬之昇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二

四明樓

鎬大防

啓別藁

代通王明州啓佐

恭雷光膺一札移鎮四明加延閣之清華示雅
藩之夙來自閣成命已播先聲恭惟公官季造
聖涯行為世表帝編竹簡讀殘萬卷之書玉笋
瓊奩壓倒千人之筆才出於天人策文上名冠於
龍虎榜中蓮幙掄才未舒婉之畫閣臺進士
已問袁之登立螭陛以書言接鶴行而布武

俄分郡寄遠暢上灵以黃霸神明止著循良之
言雖子游友季無闕政事之科未有以千載之
通材兼一時之在任直都在庭臣之右治最為
天下之先飽聞兩地之生灵自樂二天之庇蔭
惟時即水寔近行都海匝三乘地綿千里清朝
偃武久无奋火之驚潢池夷兵或恃風波之險
近禦拘偷之盜遠防虎視之鄰必欲得第一流
以之為二千石忽聞鳳詔更昇筦笏存宿奸甚落
瞻之憂罷俗有息肩之望幷懷伊通棄梓知歸
便道道家大似衣買臣之錦近臣还闕豈惟得

子敬之壇行據要津以前大用某夙蒙異顧近
别台躔蓋知閑冷之身後畔炎煌之座曾是堂
前之燕知故壘之可承自憐屋上之烏因夫人
而不好

代通福州陳丞相啓從鄉

上公分陝聿張帥閩之雄寒士依刘功屢二車
之任爰通名於下執喜託迹於洪鈞恭惟公官
百代偉人兩朝元老負特立獨行之氣堅任重
道遠之心與學淵源根六經而排百氏忠誠挺
特貫三光而洞九泉當天開地闢之秋遇雷厲

風飛之至臣作股肱耳目備宣輔贊之宜尔為
趨藁鹽梅尤著燮調之效維持國是進退人才
士夫喜公謙之有歸中外知正化之將復切成
而退道大不容毫分十國之連地控七閩之要
故鄉在望何殊朱買臣衣錦之榮盛迄若虛肯
為蘓李子佩印之樂經綸未究威望益隆公尚
居東行見衮衣之後席方虛左重膺玉鉉之求
公季術荒疎性資凡下遲頓不能以及事容克
不足以動人良子之子必為箕祖守傳家之舊
吹竿之門而攻瑟自憐庶世之華念平生願上

於膺門而今日得游於檢府趨風伊邇抗已知
榮駕馬加鞭僥緩一時之驅策頑金耀冶尚希
它日之陶鎔潭府請深暑風清潤願存冕旒之
眷茂加苗鼎之調

代謝葉丞相奏門客恩降啓

孤縱何取妾干鴈閣之元臣洪造不遺俾与龍
門之下客生成有自感戴惟深伏念上一介
儒半生苦季嗟蛇場屋徒望鉄硯之心荏苒歲
時有愧青箱之業家惟四壁之徒立野無三頃
之可耕重念廣君冬為漫任心勞王事崇抗塵

於三紀之間位亞郎曹竟賈恨于九泉之下弟
兄孱弱門戶羈單記先友于牌陰孰是金蘭之
日候舍人于門外頃驚霄壤之殊敢期當路之
知不忍向隅之江念子路為曾參所畏固知事
契之深有山公則嵇紹不狘尤竟象風之厚假
以手援之力開其才進之階是何遭逢獲此成
就茲蓋伏遇上官夙高者望光輔昌辰雷厉風
飛君臣相遇于千載天開地闢日月可異於中
與方將任使于賢能顧豈遺忘于獄賤至如不
肖亦使有成公敢不俯激懦衷仰酬恩紀便當

銜袖以上光藝且將藉手以戰文場黃壤有知
豈無結草之根青瑣如在敢忘推轂之私

代通薛通判啓鳳

庠校師孺而著佐州之効塵埃裕吏方為孝邑
之行獲在下風豈勝幸會恭惟上官性資冲靜
徑孝通明文字五千渺波瀾於筆下雲夢八九
忘芥蒂於胸中早收俊造之科徑躡清華之武
先生入太孺久居賢士之闈博士伴雙旌乃為
刺史之半公論甚鬱高懷自如登臨洪府之江
山嘯詠爛柯之風月旣摩涸瘵關決是非似聞

五月之政成多賴貳車之力贊厯士元之展驥
其可再守班景倩之登仙行且并矣以公微晚
出贈燈半生頃辭華楚於尉曹復較錐刀於征
免貳令海邠之表脫身迭路之初任花縣以死
堪驚水之甫及尚祈加惠俾免曠官非白能時
之姑試鋸刀之一割所可恃者正依廣廈之千
間

代通判湖州啓

建牙三輔誰無附驥之心涉筆一同迺有登龍
之幸故修年牘仰徽音於恭惟之官問望雷霆

文章河漢穿天心出月脇英詞伴造化之工嚙
道真泳聖涯與學究誠明之蘊周旋中度左右
逢原歷窮千古而若在目前泛覽百家而不專
紙上義文既遠尚有言傳釋老雖殊皆為我用
惟其蓄於中者厚故其發於外也闔入仕皇都
聲動百僚之底出臨壯縣治高三異之書惟至
主以斯民為先而中興視循吏之盛大褒卓魯
徑珥鬢黃越規二千載也間不過三教人而止
久難其迭今見我公矧茲蒼雲之區是曰股肱
之郡白蘋泛月想神想寔寔之深皂蓋頌春祿

師帥風流之美來紆丈二之紐密依尺五之天
課最易聞止心素簡丈夫功齊四海尚鬱壯猶
刺史入為三公更現盛年以初無它技早與一
官徒望錢硯之心猶負金罍之訓典閩山之醜
務俄閱十年充構李之法曹愧無三語轉丞茲
色獲居是卯方洎日以載塗行東身而受察豈
惟元賊於吏師之側抑將橫徑於政季之余哦
二松之間敢言公事即姑退得廣厦之庇庶几
守士之俱歡

代通趙郡王啓伯圭

瞻帥閩於瀛壖曾以部民而修敬望齋旒於澤
國更容邑吏之趨風肅貢朋斌預通下執恭惟
小官璇源毓秀嵩嶽儲神東早之在漢京為善
深知於景樂汝陽之居唐室退朝端若於無憑
宛然帝布之流藉甚錯紳之望惟親負之並春
宜富貴之逼人寓直西清屢忤而宮之雨露既
封南服不移千載之旌戲清和並惠美之風畏
愛如衰盾之日橫池赤子懽威名于鯨海之深
六船賈胡傳政言於鷄林之遠樂苜蓿山水之
勝奉珍臺香火而歸濯纓而賦滄浪闔門而券

威重四子之官二子不用昭磐石之宗列侯之
印甘九枚式廣維城之助雖有蒼生之後望不
妨綠野之雍容昨新鄭之員封分閭中之巨屏
蒙兜戟纛益廣亞保之多儀衮綉貂蟬入侍合
官之盛祀寵光有赫福履難量公早與一官未
無它枝典閭山之醜務咸閱十年充馮李之法
曹魏無三語公四貳公今又獲登門梓里有光復
見魯公之序後棠陰未改尚歌召伯之去思自
念孤蹤適逢幸會公判是典刑之舊願承土直之
餘哦二松之間敢言公事而姑退得廣厦之花

庶幾寒士之俱歡

代通李都大啓

高山仰德久歆事于賢大夫冷局効官幸獲依
於部刺史迹雖殊于兩地庇實托于二天敢因
告始之恭少見投誠之素恭惟公官風仗嶽峙
德量淵澄才兼文武之資孝寬天人之際象嘗
許國忠不忘君決策請行不獨在十九人之列
論功班賞已足稱五千騎之賢成桃李不言之
蹊堅松栢後凋之操爰受朱轡之寄入趨丹陛
之廣宣室受釐謂賈生久不見矣中朝召對嘆

徐樂皆安在助丞示睿思俾遷輔郡擁麾出守
屢宣愷悌之仁攬粵現風端有澄清之志眷貨
泉之至重移使節以按臨盡收救路之叔恙德
三官之利錢流于地貨積如山已書朽貫之切
即聽召環之命其濟南冷族海內腐儒辛苦半
生甘在百僚之底崎嶇末宦監參九府之司豈
期撲糠之資獲在幘幪之下鈍金無用尚期良
匠之鈞鑄躍冶敢覲洪爐之造化

代謝知潮州啓

曳裾東閣載瞻元衮之光華剖竹南州復與太

爐之造化寵驚神悚感極涕零竊以在廣極東
以揭陽為列郡自唐而後有昌黎之遺風置鄉
校以教千里之民驅鰥魚以除百世之害坐使
蠻夷之地一如畿甸之間惟我皇家尤重邊徼
正當擇士以賅承流如公者躋蹕无堪欽崎可
笑紹弓冶之餘習綴縉紳之後塵兩地監征力
較錙銖之利六年孝邑備宣未墨之勞雖无健
吏之声称頗究生民之利病頃罷遠城之佐首
干上相之尊得倅宛陵忽坐遭於擯斥奉祠梓
里六久就于休閒孤迹若萍歸棲何所仕途如

來跬步而登悵駁言之交改驚鑄黜之四至息
黜補剝苟逃城旦之書滌慮洗心敢賦大鈞之
問會中興之英王復圖任於真儒目憐香火之
散官曾是門牆之舊物念丘山之莫報幸溝壑
之未填尋故步于鈞墀仰勤三握髮三吐哺之
礼辭危衷于洪造復煩一牽手一投足之勞俾
守侮陬以安垂景惡溪瘴聚不妨叱馭以前驅
秦嶺雲橫何必問家之所在但知僥倖端有寅
緣茲蓋伏遇小官以王佐才為天子相內以緝
熙於虞績外為鎮撫于四夷虎嘯龍吟弼亮兩

朝之治為飛魚躍陶成多士之材遂致庸愚亦
叨任使其敢不布宣詔旨抚字民生益遵父教
之忠毋怠官司之守與瀧吏之間敢辭行路之
八千捐國士之軀度報厄思之万一

代謝劉提季荐奉啓

畿邑負承未展秋毫之効上臣誤聽已形華表
之褒恩重丘山感深肺腑伏念小才如侑薄術
與世疎妄嘗有志于事功頗亦早親于經季屢
操筆硯之習徃從場屋之遊良工之子必為其
有自來矣吹竽之門而攻瑟如不好何衰遲白

髮之雙親，齟齬青衫之一第，賞延于世，遂因委質以入官。父教之忠，粗識律身而奉法；念家聲之淪替，嗟世緒之彫零，敢言隱忍以就功名，但植立以具門戶，一行作吏，亦知棲枳之為卑。再轉為丞，寧復哦松之可樂，困簿書之叢委，驚塵土之昏霾，應無窮之求急，於星火酌方來之務，紛若毛氈，但能濯科糶，可逃責當，官動礙于掣肘，時莅事况多于面牆。公家之利，無不為誰為知，已君子之仕行，其象求无媿心，曾微片善之可書，敢我當途之肯，幸仰御問之先，達方彰。

持使者之車，憐上世之至交，猶戀有故人之意，夫何么麼，適隸按臨，忽傳一命之春風，為振孤生之空色。周章忤賜，俯俸知歸，若蓋恭遇，以官識量，咳洪風度，疑遠北宮，黜之勇一毫，弗挫於人，柳下惠之和三公，不易其介，聲猷籍甚，節象凜然，攬轡近畿，起澄清天下之志，惟轂後進，稱品題人物之公，廣務搜羅，誤收庸瑣，以敢不飲水，屬操結草，酬恩鉅轍，可憐方賴，激西江之水，鵬程欲更，祈禧北海之風，起。

代賀王詹事啓十朋

恭審顯膺震命擢處官端朝廷益尊國本增固
凡在紳縷之列奉深杯舞之私恭惟小官忝探
精微氣全剛大聳公台之望于犀校談經之日
吐廊廟之言于殿廷射策之初結知兩朝傾
四海堂不撓豈惟近古社稷之臣諤以昌
言是當今諫諍之迭進以禮而退以象用之行
而舍之歲四擁隼旒掩漢室懿黃之迹一登鶴
禁迨商山園綺之蹤朝廷固喜於得人公謙咸
期於且相弼諧雷論方資李文紀之忠清輔贊
彌健合致房瓦壘之事業小芥然無似少也何

知備更州縣之勞幸脫譴何之域貳車來正方
將掃齊相之門召駟趣行莫獲為一君之御敢
馳賀牘少見忱衷尚祈苗鼎之調仰副冕旒之
眷

代通薛尚書啓良朋

昨際戟於豳山當辱老商之一賜駕屏星於梓
里幸依夫子之伋墻俯已知歸陳試敢後恭惟
小官身兼數器才出萬人深造道真傳伊洛淵
源之季發馬詞藻追舒向金玉之人自結上知
遍以清貫談笑不妨于劇劇功名自覓於逼人

握節擁旄外著廉平之績晉軍持橐內為侍從
之臣凡遇事而敢言且寵道在廷之莫及
盡四方而扁望期兩地之問津聽履而上星辰
忽驚勇退把麾而去江海作賦歸周旋泉石
之間盤屈公台之器謝傳東山之志寧久遂于
高懷賈生宣室之思行即膺於迅召公生平無
似門下所知自幕府之終更功式車之承乏十
年德施未可知圖報之階一代吏師喜有趙鳳之
便始茲洗印未及掃門沈侯方賦却君輒通名
於記室龐公僥入城府期雅詳于前迭仲夏請

知燕居復暇願調食以候鋒車

代賀趙明州啓伯圭

恭審課績上聞為南國諸侯之最寵光不被進
西清孝士之昭魯何異登瀛之榮又以顯維城
之功恭惟公官為善家樂大雅不群夙流迨配
於古人被服必先于儒者矣橫近派於周為魯
衛之親帝胄奇才在漢擅間平之譽號實藩之
儀表為至世之豪英海沂歌別駕之功丹並著
剖符之烈眷深于上進不以親奉夫人之與創
闡盛事送列侯之印獨被殊恩捲二浙之輿臣

有四明之佳郡地綿千里海匝三垂浪舶風帆
萃并服獻珠之利蜂屯蚊聚有橫池再立之虞
况久集于樓船實分防于海嶠豈止斷匈奴之
臂蓋將扼捍虜之吭必得升卿以當錯節止須
鑿遂來理亂繩既易地以策勳果自天而漢魏
賜金增秩爰示寵於侯邦替筆持荷經問津于
政路哉京師之蒙福見城郭之生輝坐令風濤
方頃之間陰受刺史二天之庇合召公而江漢
化已知治効之優得李勉而朝廷尊行聽召音
之播以戴恩最厚仰法方深側聞二千石寵數

之頒實同十萬戶驩心之劇恨官同之有守望
賓廬以無階燕雀賀大厦之成喜侍營業之地
駉驥聘夷途之逸豈無附髮之心

代上呂鎮江啓

惟悴餘生卑功未契風波千里敢謁明公敢陳
迫切之愚仰溷高明之聽雖云無因而自至詎
敢亡訖以為先竊以天年不羈妄謂李君之有
分山公如在定知稔紹之不孤載在信書以為
盛事蓋先契者古人最重而高誼者叔世所艱
不有豪傑之人孰振頽靡之俗恭惟公官量吞

四海氣壓萬夫夙懷公輔之壯猶早屈功名之
奇志釣潢渭水世傳柱石之勲取日虞淵身與
風雲之會獨以有用之孝兼情非常之才精忠
上結於主知儒術下飾於吏事琴劔游刃來見
金牛錯節盤根久知利器提軍儲于邊徼仰分
西顧之憂守苗簞于行都更任東鑿之寄惟京
口之戶鎮控天塹之要津坐嘯未几卧治自若
口聞政績之上達側所召音之歸來立懦律貪
以名節而自任哀窮悼屈崇風象以獨高寒士
赴之如歸羈人倚以為命矧在門墻之舊老析

甄治之收伏念公身與蒞浮命隨葉薄紹且裘
之業不能自振于家夙廁替餒之聯徒以猥錄
于世賞罰蹇如人教等流落在天一涯憂患相
仍不及養親之三金飢空復迫焉能餬口于四
方比參醜局之察越在瀛壖壞之表方苟斗并而
自污未審尺寸之暫施適承弊攻之餘例有譴
章之及二年于此十口無歸雖嘗知安分之言
亦能誦同窮之戒然而比之顏氏既死負郭之
田較以淵明更之儲瓶之粟不求倚于旌麾之
下足自投于溝壑之中重念公大父獲游相君

之門最蒙知遇先人亦為榮統之物屢厚生成
恩紀未醇存殓知感迨宵人揖戢于越邑遇明
府弭節于舜江蹤跡雖微曾辱步兵之青眼券
私不替間遣使君之白衣是敢仰憑一日之知
輒忘三瀆之僭大鵬欲化固將借北海之風個
對方危五願激西江之水

代通韓總領啓 彥直

居百僚之底雖知仰泰山之名輕千戶之封但
願識荊州之面幸茲未屬与在下風雖擁篲之
未遑願馳緘之敢後恭惟公官雄才冠右壯氣

橫秋當世家声功孰踰千八柱因妙齡上第名
獨高于千佛經錯節盤根共知利器發硯游刃
未見全牛願大丈夫所以致身惟明天子以為
知己乃眷江淮之壤實為才資之淵萬竈列屯
用增天塹之險三軍宿飽正資鞭美之才愛擢
貳于月卿仍暫煩于星使威名遠暨城池不啻
于金湯儲序益充菽粟有如于水火當邊隅之
息燧肅營壘以無譁非惟操贏賞以佐軍所謂
不如賦而足用薄書期合豈以為外府之淹朝
久論思行即造甘泉之侍公佷傳何教結約亡

奇少讀父書未策勳于筆硯早承世賞偶廁廷
于籍纓自紆俗吏之青衫羞見古人之黃卷奉
祠庭之香火遽纏風采之悲依幕府之芙蓉人
屬金沙之汰揭乘上國猥備微官董舳艫之轉
輸謹朱墨之出入幸與使令之列祇承約束之
賡得大君子為之依歸庶幾有司毋于戕守駕
馬千駕寧敢憚于驅馳鴟鵂一枝願永棲于庇
蔭

代謝臨安府通判啓

拜六馬於太階方深榮幸駕從屏于天色遽辱

生成退而捫心感至流涕伏念人材如擗散性
若惠昏妄嘗有志于功名頗亦早親于筆硯與
聖賢對獨耽黃卷之書從場屋游終阻青衫之
第強顏宦路刻意官箴兩仕窮邊僅脫微軀于
萬死一參下幕幸離山選之七階孝邑寧用慮
傷美錦分司京口莫試鉛刀比改畀於除書俾
總提于市收謹朱墨之出入較射賄之有亡誓
彈一日之長不憚數年之次忽從省汰何所怨
尤八歲三得官莫需升斗一門四立壁但有啼

了如蒼狗之浮空閱去速之辰常若白駒之過
隙髮種之如身遑之其何之幸霄人未填
溝壑之時際元宰方慶風雲之會勢殊霄壤契
駕金紫傳好語于西山豈然有喜進孤蹤于東
閣歡若平生窮猿方急于投林驚馬但知于思
賤周旋久矣委曲從之三握三吐而謹德不棄
一貴一賤而交情自見官不離于都下戚况泰
于治中惑于多岐初類亡羊之牧未必非福今
成喪馬之翁項踵知歸立山莫重茲蓋恭遇公
官為天下宰負王佐才元首明哉股肱良哉適

史侍郎女許秦氏書

先矣縱心猛有愛孫之念為之求耦幸逢列菲
之家公人秀出相門素傳詩礼公人幼疎姆訓
夫習組紉荷鴈幣之多儀知鳳占之協吉深喜
潘楊之睦自此叔与既無秦晉之甲庶安家室
又節齊之既
兄弟節之懽

澤細幣張氏書

合二姓之好荷親誼之甚高尋十年之盟喜宦
遊之相遇况老境萬拖孫之愛而見曹懷歸養
之思男女及持幸勿憇於柔日幣帛將意媿不

辨於多儀共存素風一洗未習

季舅第三女許碩氏書

同里相望其來已久婚姻之好實始於今人人
秀出輩流方謹時禮之習公女幼居閨壺未開
暴組之工既協鳳鳴辱貽鴈幣一言決矣正須
腹之求百兩成之當謹結縵之戒

任表兄之子請婚書

不特相望夙敦雅好金蘭合契幸締華姻公人
系習婦功將歸子歲龍魚之裔公人粗傳家法
迥得八世鳳凰之占公姓是求一言而決欲將

原意敢稽細幣之儀佇俟嘉期終遂肥家之言

婦弟知道長女許李氏書

里舍相望曾未諧于識面媒言一定乃屢辱于
貽書臭味既同婚姻敢後伏承公人世傳儒業
現是太史公之外孫公女幼習婦容未熟曹大
家之女誠知鳳鳴之協吉荷鴈幣之先貽泔送
之門媿不盟于百兩願為有室庶仰望于終身

少及兄女許舒氏書

師友從特爰自宿昔婚姻求偶至于四三况一
水之相望宜兩家之合好令子公蚤傳侍禮尚

余獨坐之傷風以女幼習組紃未解大家之女
訓既協鳳鳴之下首勤隔幣之臨佳耦曰妃但
竟門闈之喜色同声相應尚何媒妁之多哉

次女許鄭氏書

鳳塔題名夙講同登之契鳳占協吉茲諧嘉耦
之求一笑相過片言而决伏承以人幼而岐嶷
早有成人之風而以女資以善柔方親慈母之
訓俱生丙午之歲真是甲辰之雌惟臭味之既
同在礼文而宜簡御之百兩首勤細幣之儀加
我教年當展看眉之敬

後子陳請婚陳氏書

穎川誰同均著声称孟公君卿俱為游俠相望
千載之下始諧二姓之歡以人柔婉有聞素閑
姆訓而以孤焚自立粗習家傳了無問阻之言
遂定婚姻之約幸茲叶吉孰云齊鄭之嫌其或
自今益締朱陳之好

治請婚吳氏書

識北平之三世素知事契之深牽張氏之一絲
喜有姻親之託鳳占云吉鳳幣是將伏承以人
出勤水之外家遂歸子我而以男以生台山之

傳舍爰取于吳既無非偶之嫌殆有夙緣之幸
一言而決因締交于延陵子之門二姓相求用
徵福于東樓公之商

書

荅慕君論文書更生

某講聞雋言久矣茲承惠然肯顧教以長書論
文章大休筆力衰大過所問幸甚以少
習彖業不過欲應有司之求作吏以來雖粗有
意于此而精神多散于無用宦游殆來忽焉半
百重以二三年間憂福量心禍然不死以至今

組鵲有巢正欲資于內助迨冰未泮深有望于
東歸方當相忘于江湖之中可以盡索于形骸
之外

從子擇請婚舒氏書

定五世之交久焉金蘭之契合二姓之好敬稽
鳳幣之恭令女素習婦功小男粗修子職既无
嫌于齊鄭將永好子朱陳遠不容刀何待買鄰
千萬之費告先近日倚覲結縵九十之儀

內弟任文可請婚薛氏書

叙百年之親素醢瓜葛合二姓之好茲始權與

既情話之相通曾媒言之不費令女夙開姻訓
後子以粗習家傳了无耦却之嫌乃有並任之
幸既承命命欲奉婚期嘉礼具存何妨三者之
備官占云吉尚几五世之昌

沈虞卿侍郎女許陳氏書

襟期莫逆久為研席之交臭味不忘茲遂松蘿
之記欣然承命檢是焉求伏承公人詩礼素傳
稔聞於父教而公女子蘋蘩是訓未習于婦容
嘉納采納幣之同時實有室有家之伊迨潘楊
方睦當預卜于三星吳越相望尚特托于一帶

臣生相逢之日受命長矣第祿康矣佐國家无
疆之休大開衆正之門止築太平之址惟賢者
右位引類而上臣事君以人几厥有如誰无附
鳳翼之志願知无以亦叨展驥足之榮公敢不
仰戴已知恪居官次飲冰厉操惧為門下之差
結草酬恩敢後古人之報

代通李縣丞啓

始為刀筆吏愧屋栖棘之照獲逢君子僚行侍
哦松之樂碩惟幸會殊劇驩惊伏惟公官秀毓
山川慶鍾閱學明源而有守才生若驥而不留

致身于紅蓮幕守奉无遺策書名于金閨籍上
益著休声仕不釋地而安承有負于人嘆立吏
行之鳳驚豈端使然乱迨朝列之驚鳴殆亦非
晚矣山江湖吟于薄領下僚父教之忠粗可律
身而執墳學夫其道徒嗟落事之面墻壹尾跋
胡轉吮觥諦一邑无不當問肯例以極之人必
有我師願提其耳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三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三

四明樓

鑰大防



禮書

馮仁叟表兄請婚任氏書

族緒單平猥紹大馮之裔人才凡下敢齒諸任
人間偶曰媒妁之言獲締婚姻之好伏承公人
迷聞東操素知蘋藻之誠而公長孫公孝諾傳
家粗習箕裘之業茲諧燕尔失豈偶然徃之女
家想見結縵之戒願為有室遂成合卺之歡敢
薦薄誠拱聞嘉命

不愚弟請婚馬氏書

見舅氏于涓陽漸非酷似尋世婚于高密茲謂
好述蓋將締百年之歡豈惟合二姓之好伏承
公人素鍾叔質父閑中饋之儀其男幸參彌甥
不待東床之選蚤荷子金之諾敢稽百兩之將
宜其室家既無嫌于齊鄭傳之孫子俾勿替于
朱陳

少虛兄請婚孫氏書

託契高門承風久矣求婚猶子得諾欣然屬事
緒之曰仍閱歲華之荏苒敢持薄禮遠尋舊盟

日旧孝本自無幾益竟荒蕩尚何足以言此而
厚意不可虛辱試吐一二相与質正之來書謂
長江東流不見其怪瞿唐灩澦之所迫東而後
有動心駭目之現誠是也然豈水之性也哉水
之性本平彼遇風而文遇壑而奔浙江之濤蜀
川之險皆非有意於奇變所謂湛然而平者固
自若也灩澦之立中流或謂其乃所以為平少
言尤有深致故樂之未亡也與天地同和可以
感發人之良心而其既亡也史紀其精者謂能
使人歎息悽愴至泣下霑襟者然後以為聲之

妙曾不知哀以思者乃亡國之音所以安以樂者何在耶清廟之瑟一唱而三嘆其亦異於後世之樂矣妄意論文者當以是求之不必惑於可而先求其平唐三百年文章三變而後定以其歸於平地而柳子厚之稱韓文公乃曰文益奇文公亦自謂恠、奇、三公豈不知此蓋在流俗中以為奇而其實則文之正体也宋景文公知之矣謂其粹然一出于正至其所自為文往、奇、澁、難、讀、豈、平、者、難、為、工、部、者、易、以、動、文、人、習、氣、終、未、免、邪、與、謨、訛、誥、無、一、詰、之、奇、無、一

字之異何其澤然天成如此之人欲高一世或挾戰困策士之氣以作新之誠可以傾駭觀聽要必有太過處嗚呼如伊川先生之易傳范太史之唐鑑心乎氣如理正詞直然後為文文正體可以追配古作而遽讀之者未必深喜波平水靜通者以為無奇必見高崖懸瀑而後快韓文公之文非無奇處正如長江數千里奇險時一聞見皆有觸而後發使所在而然則為物之害多矣故古文之感人如清廟之瑟若孟郊貫鳥之詩旁而益上者悲憂憔悴之言雖能感切

不近于表以思者乎。本不敢為人言。之又
極乎。視未書。豪北頓挫。之氣亦甚異矣。人之
少而壯。而老如朝氣之銳。晝墮而暮則歸。夕
方墮而將歸。欲。當足下之銳。宜其說之不相
似。然時。讀足下之書。以作其墮。足下亦味。之
之言。以趨於平。亦明友相資。之氣也。豈惟文哉。
喜怒哀樂。之未發。與夫平旦之氣。願豈有一毫
之不平。古人歎寡其過。向未能北。意安在幸。併
思之多言。媿甚。惟足下亮之而已。

王宰相書

代叔父

其間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無私也。而人或見
其私。蓋其生商。長壽。以為事。有時乎。私而妄。非
也。窮冬。涸宮。万物。憔悴。春回。自東。一元。榜。轉於
太空。而一。分。一。木。咸有生意。造物未嘗私也。同
有朽。析。枯。株。之。無。萌。蘖。之。生。而其根。芽。餘。潤。猶
未自絕於造物者。一元之氣。必且為之。融液。浸
漬。資。施。生。之。力。向。不。憚。難。其。生。後。於。衆。而
終。亦。不。在。造。化。之。外。故。人。或。疑。造。物。之。私。於。此
而。不。知。其。非。私。也。恭。惟。官。弼。亮。兩。朝。經。畧。四。海
魏。一。勳。名。片。高。岱。奇。中。精。會。神。仰。贊。全。天。子

治內治外之務方且收拾人材躬周公吐握之
勞視平津東閣為不足道扶鑪鍾以造化天下
人物正如一元之運行無有偏頗膏是時向何
一夫匹婦之失所是膏春向何寸卉之不萌也
敢不拱誠於造化而俟其生成哉以受才最卑
賦分最蹇入仕三十餘年歷州縣者七任兩宰
劇邑一徑邊郡雜徭力不足以為國家使令而
父教之忠粗知廉勤以自守庚辰之春仰干光
範之門蒙大丞相見造俾俸宣誠方且自喜萌
蘖之得生日望成就而需次之間有報羅之命

今日之來其窮甚矣正猶朽枿枯株大費造化
之力大丞相秉化爐于止枯者吹之使生昔使
以遂老于窮紉宋谷之黍彼吹律者豈能使之
長而况造物者乎願大丞相擴無私之造使萌
蘖于今日而備用于後維吹之嗟之若私于小
物而亦豈有累于造化哉天地不可報之恩豈
當縻指以報万一

上宰相書

天地萬物惟其明而已矣圣人作易幽贊神明
然於卦言明必大其象所是知易之作亦明其

所謂當其可之時以示後世後世好言机而不
反時以為机即幾也竊以為不然圣人言几而
不言机盖几者動之微而机者事之要後世之
所謂机者似時而非也言机即近千人為氣象
進從惟恐失之時明出乎自然者我心休一廢
績自達天何言哉四時行為百物生焉四時自
行百物自生天則付之手無私而已一以一木
華實各有其時或先之或後之妄者以為奇為
瑞其實則交物之妖也天之於物尚尔而况于
人乎宰相標造化之柄臣一默歆以智力運元

化則亦勞矣故當現萬物之變而听其時之當
然哉之用舍時也事物之芸芸於前者亦時也
推無一夫不被澤之心以待天下然其自窮自
達自進自退若不由乎我而惟物之恃之所夫
然後不煩智力而王佐之氣象見矣方今圣矣
相遇千載一時神會氣合此豈可以人為求之
耶相公上佐天子下理萬務四海之求於相公
者一一以智處之則且將不勝其應究極化原
在乎坐以觀萬物之動植隨其時之可而應焉
此相公之所以大也公何為者曩者猥叨龍虎

榜之下陳則固已為今日張本屢弄下風誤蒙
知過相公之欲提撕於衆人之中久矣有其志
而未有其權有其權而或非其時故以辱在泥
塗雖知相公之不遺微賤而不敢有求於相公
之門相公氣釣當軸二年于茲矣而以遠在心
制中杜門海嶠實不敢求聞達於時會者收召
兔兔彈冠而掃門相公一見便有曲成之意茲
非人之時乎敢誦言所聞於平日者以獻古人
曰君相造命雖曰造命非時不可今日則真可
以言命矣誰相公矜而進也如蟋蟀之秋吟

非敢鳴其不平也時焉當鳴蓋有不容自己者
子冒鈞爰循伏俟命

上蔣參政書代范孝隆

某聞君子之所以得人心者能以天下之心為
心而以吾之心為天下之心天下之溺何與禹
事禹豈無一席之地以容其足哉而其二視天
下之溺猶已溺之也天下之飢何與稷事稷豈
無一飽之計以充其腹哉而其心視天下之飢
猶已飢之也二君子孜孜汲汲罄竭以極天下
凡能以天下之心為心而以吾之心為天下之

心也公卿世家為之子孫者孰不顧自植立以
振門戶其顧之徑違係乎子孫之賢否然此心
則人之所同也夫已歆立而立人已歆違而違
人吾夫子以為仁人之用心况夫已已立而人
或未立已已達而人或未達仁人見之得無動
心乎恭惟公官懷絕世之才輔之以碩大光明
之李文章與雅足以現姚姒誅謨忠嘉足以配
稟稷領宥密參机政天下虛席而論相閣下其
筵矣仰惟先正太師魏公勲業蒼望為前朝第
不等人彪炳俊偉俱在史冊子孫是續是

似持橐擁麾代不之人以至于閣下以經
術魁儒科以詞章鳴海內優游都城中極天下
清華之選凡書生之所嚮寐而古人之所歆豔
者無不親歷之人望益隆主眷益深卒以此取
卿相蔣氏之家聲日火以肆天下以是知魏公
之有孫而閣下之光于前人也閣下以王佐自
負一意於尊至庇民固不以是區區之軒冕為
事然如閣下之為人子孫可謂盛矣有人焉業
兮治之餘而弗能修播獲之戩願沛流離而叫
呼板援於門下閣下具念之也必矣伏念公光

丞相妙年自布衣以業于天子夙節翹然有間
致位上宰憂國愛君之心終身不少哀至今數
紹興中興名臣然亦不在第二流也惟是謀孤
不肖既不能以家孝取世科委靡闖莽又不能
少自振振于縉紳之列如之愛患相仍三兄倫
謝相繼惟一弟相與為命又皆困躓連蹇碌
用縣間退揣庸虛之質頌何足以求當世聞達
惟是痛念先丞相之迹未陳其門戶衰落遽已
至矣凡無面自以工完人之丘壑矣罢官三年
固窮田里非日絕意榮望願當路未有為之地

者故不得已而為此待時之計一日有聞于人
曰朝廷大用蔣公矣問其家世則曰太師魏公
之孫曾也也擇然悟躍然喜曰吾之窮其少
廖寺或曰子于蔣公之門無一日之旧而勢位
如霄壤之隔子乃以為徃必得所欲何耶公應
之曰吾聞蔣公之為人其心則禹之心稷之心
也公与魏公相去四世岩、相望如公親先
丞相之子而沒、不振如此、此求之其必有
以哀我者故今日之未橐士無以自見不自知
其不可也伏惟心慈薰然垂泣于不振之所引

乎於內溝之除使他日有以少見於世士之歸
心于門下者多矣豈特、我

上供丞相書代表兄孫公和

其問臧孫諫君以德而君子知其有後于魯管
仲受下卿之托而君子知其世祀于齊万亦子
之為此也求盡乎人臣之事何嘗有意于徼福
而此亦豈徼福之其哉然愛君合祀天相神佑
百順不期自至而子孫碩大繁衍君子已能逆
知于未然嗚呼彼皆一時倍臣効小忠徇常礼
而天之報施已如此矧本朝鉅公以身殉國遠

大節排大難或功困諱身不得有為於是天亦
媿之必擁佑其後光明後偉亦非止如臧管二
子而已也恭惟先正內相忠宣公以文奉志誼
結主知致身華近一旦膏黜虜食卒之變翠華
南狩馳馭未返此正主憂臣辱士君子畢命効
死之際而肉食者數多選奕蓄縮為保家室計
無肯出方死以報國者惟我忠宣公毅然自奮
伏節請行不可回挺平明法望固已聳服夷商
而專對已辨又足以彈壓屈強不廷之虜故多
間闕險阻節旒盡落而中心如丹愧犬羊而奪

之氣卒之備金石之盟延長樂之駕嚮者三千
年功鄙不彙而南北無烟以警誰之功也工天
而順佑我國家為生矣佐而所以報忠宣公者
亦昭々可知蓋丞相首以文章鳴而一門之秀
連中宏博異科供氏之文遂擅天下此豈在丞
相為餘事而四海由是人知然氏之名而家有
洪氏之書也天所以傳忠宣公之報而示為善
之利也權臣當國重能勝天方忠宣公返朝被
太上皇帝寵遇之厚駁々大用謫人固極一斥
不後故權臣能貶其位而不知適所以大其聲

能抑其身而不知乃所以昌其後天定後有以
勝之不幾而朝廷便化金昆玉季繼踵登用福
善禍淫可謂善耶恭惟以官以立朝之季負伊
呂之材周旋外服而降若石之晚翔翔華要而
結兩官之眷比者魏鉉虛席久至闕歲比古今
之所未聞而四海所矚望卒之覆金甌東魁柄
者丞相也明良相遇千載一時決非偶然者是
豈振施常理皆人所不能及由是輔中興於無
窮而成忠宣之大功天於此不為無意也某不
佞一介鄙人無取取材獨念先吏部某早受忠

宣公之知君子交情見於尺牘先吏部流離兵
火之餘故時圖籍往埃滅而忠宣公咫尺之
書歲之巾箱爛然可觀先吏部既殞館舍以
元似亦知室秘以俟今日是敢躬自裝裱百拜
以獻有以見先世之契下為不厚亦以少碑門
下乎澤之富比之掃舍人之門者猶為有目也
恭惟丞相竭誠節以相天子筆回勢于千載而
衍家慶於綿遠八葉宰相七世內傳將不足為
今日道痛念先吏部以筆硯起家忠艱獨立終
于一郡人亦歎其余牙未施而不肖之孤又不

能少振于後官終如漆四壁揭然幾填溝壑偏
親重白菽水不繼猶強自植立以尚斗升并官
安陸困于遠次之官有期矣因將奉板輿携孺
累為數子里之通以圖一飽然喜惧三年惴
朝夕所以謀寸進而為親榮者尤切於中仰
惟閣下仁慈薰然軫念先世一日之素與衰於
死用之人道援天下之余力一振子窮困之地
則萬誼絕俗字士歸心今亦為摩頂放踵以効
方一九原有知見吏部亦不肖後結草之報惟
閣哀之

上趙憲書代趙姓

昔閔疏不如親，不如去。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曰：瓜瓞曰葛藟，親之謂也。周公相武王，封姬姓五十二國，而天下不以為私；人皆曰：周以宗強，意宗故可以為強也。宗而壯矣，而何以強？使受封者五十三而不矣。焉？天下不以為私，乎？無競，維人四方，其則之。固以宗強，益以賢強也。我國家聖祖神宗，敦厚同姓，封爵祿厚，務極隆異，親之之道，盡矣。之義，則未也。乃復概念宗室，雖有寸而不得試，于是設教養之法。

閣還奉之科，人才班，得以自見。近歲修潔，博習之士，日以益，乘之，與萬並驅爭術。天子又投奉其尤才能者，擢賞，固行，投之以待節，擁麾之，寄視有周，無媿為恭。惟其官以光明，俊備之才，輔之以淵源，後洽之，孝高，羨煥，慨薄乎雲天，勁氣，靖躁，沮乎金石，間乎之，儒雅，勉石之事業，問下，誠優焉。之在中，為鯁亮之臣，在外，為循良之吏。中朝士夫，數勝世矣者，必以門下為稱。首朝，久論思，自此升矣。激濁揚清，願為周下，曾中，自有定論。然人才方賴，以互盟，儻程州邑之吏，祝

天祿之可矣收拾者長眷而成就之俾有此自
見于世則親之道矣之業足以仰矣朝廷
之盛矣之踈族無似蚤歲而孤工奉孀親下撫
幼弟家元四壁立元以資其身攻苦讀書不能自
已辛勤百戰始得一官為寮于茲亦几年矣庶
勤自飭不敢少越規矩之外以為終身羞史君
察其無他而未敢求知部使者冠蓋相望而棄
之不顧与自念言是豈惟孤官之難子進益未
有勞世明公以為之引重他閣下按臨曳裾旅
進天壤勢異豈不可以冒于然而決于自獻者

誠以閣下方主張公道愛悟士歎宗族之未尤
所矜憐倘引而進之則他人必指之而曰是子
也而首受知於宗英其必有以取此也假鬼乞
靈公之寸進有望矣故平日之不敢為不肖
以幸今日之遇非徒以親之望門下也右語有
之為山九仞功虧一篑故士君子於奉士之際
多以重成為碎嗚呼九仞之虧因為可惜然所
以致九仞者不由覆一篑而進乎今日之進因
有望於一下之用其始若其終之則在他日

上葉樞密書代人

其間念子桑之肌者有暴飯之仁憐范成之官
者有綈袍之惠故舊之情誰則無之故窮則相
卹達則相引或放旧之不及用則從而收其子
孫此古人之所甚重而今之時絕無而僅有者
也故山公在則嵇紹不孤而優旃之戲亦能射
井教之子載在前史以為美談寥寥高風非尙
世大臣孰能振起之恭惟公官道治配古人声
名滿天下秉大放行公道行將入相明天子以
共起中興之功而能於放旧之情尤為垂意此
所以能生盟吾道而振風教子千載之後也伏

念公門緒衰微生涯綸落環視一身無寸長可
錄独賴先世遺降得官而曾登連蹇絕人數等
齒名仕版今凡三十年矣頃者得湘桂林待次
數載望嶺外之地邈然數千里而偏親重白不
堪遠去重以久居浙西遭去歲邊警士矣卒皆
束徒轉寓於越之屬邑羈單可憐無事為其痛
念先君之後零丁如許今歎之矣荒之地則有
狼俱之憂坐以无策則忽不知歲月之移而寸
進愈茫矣分奇才薄失于初計尚誰咎哉然
犹有冀公以復然者頓有閣下使公不于今日

伸喙而一鳴是自棄于溝壑也方閣下茲啟或
城先君宰判谿獲与閣下有同僚之契而荷知
遇為最深今日不肖之孤貧俸无聊至于此極
此閣下之所宜動心也然閣下方坐扁堂而進
退百官而人也微賤踈遠尾百僚之逐前待末
契何足恃此以進君子之門獨以嚮者閣下擁
麾毘度之得以素捧修敬因已家眷顧之厚謂
之為故人之子有惻然毋憐之喜今也人之富
益甚而閣下振拔帶淹一舉手刃耳今日之進
不為無因敢冒銖銖以千造化者之命重于

閣下之手伏惟薰然之慈有以憐之振之不勝
幸甚

工宰相書代人

某聞養才之法不一也養大才者勞之養小才
者撻之譬之植木彼稊稊檉栢之屬不責其裨
把採伐之用也生於陰崖絕壑中風雨之所侵
蝕霜雪之所摧抑外益枯而中益腴磊砢多節
目而材益剛夫然後數千年而以為棟梁而
不撓明堂之柱非此不能構也然為巨室者棟
梁之外椳剝居揆之用不知其几故必有養小

材之次焉若樛櫨小木欲求近用為不植根於膏腴讓墳之地使之遂其生長則將枯悴萎黃蕩然空求供祀之材亦已矣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此考大才之法也小雅曰薄言采芣于彼新由于此芻故此善小才之法也才大者用大而忠亦大故必先勞之而若其成小者用小而志亦小故必先優之而貴其進未易以一槩論也伏念口生無一奇字無一成德以賞延登仕版凡四十年矣平時碌人以備國家之使令身不能卓然

拔莖於泥塗而以功名自期然謹守父教官歲以從事亦更有尺寸以易於世比仕中都自計司而為約輸之賦亦不敢以為勞且冗方且躬朱出累一之煩考無何而以罪去退念妄庸孱謬獲矣為宜而一時窮現莫不極腕太息知其寬而莫敢辨以亦不敢自明以連大何也生履甲黑子今五年堂有八旬之母而嗣首甘之奉室有數百之指而用帝號之迪日復一日凡不自聊嗚呼是樛櫨之寸而遭風雨霜雪之所成置之陰崖絕壑將遂摧折於無用之地是大君

子所宜動心焉者也。恭惟上宮以不世出之才
輔贊兩朝，奉天下之物，皆在陶鑄而進退士夫。
夫子一牽手之頃，比者起東山以鎮壓，居強不
廷之虜如鳳凰麒麟一出而錫怪孤妖自然逃
遁。陰受相公之賜者不知其凡千萬人，而猶敢
以人才為意不倦，吐握之勤，此周公之用心
也。重念孤老之迹，屢玷六造而公相，冠遇抗
存之非一日也。今日以窮來為樓，如飛鳥之
依人，人將憐之，而况公相而憶之。其來則窮
甚矣，公相遂救錄之，耶則他日必有尺寸之功
以報門下今日棄之，則遂將槁頂黃馘與糞壤
俱腐。雖欲糜捐以為門下用，終不可得。錄之棄
之，公之命懸於公相矣。伏惟公相哀憐之，干冒
鈞慈，下情無任戰慄之至。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四

四明樓

鑄大防

書

答朱晦菴書

某伏自士寅夏間修敬紹興其治之可伏蒙與
進加以宴摛獲待傳約之誨未几先生賦歸某
亦继遭外艱沉迷憂患後數年赴官宋嘉才剛
台飾造朝已復还山後知起鎮臨障供不待一
拜記史之詞請遠白範遂一紀矣青天白日奴
隸知仰歎某師廣無申追拜時得門下所著

誦詠揮宗倘庶几在弟子之列仰惟名隱為一
世師表今日端揆而下諸公無不有先登之概
嘗見講筵班退黃文即對人浩歎或問之日好
一筒去處吾曾冒處此如梅菴乃不使一來耶
其季殖荒疎無祈可用三人修門推迂至此進
元補于君上退不能寧其親燕趙之詞不足以
代絲綸之言孱瑣之資不足以立雷霆之下日
坐針氈未知自免於戾者表元陳舍人之子赴
楚州戶曹一見即言堂拜床下蒙齒及賤姓名
因已慚惕感著之不暇蔡季通傾蓋知故亦言

于請路塞免致屢首論駁以禱 陛下安靜之
本意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貼黃張彥臣事正法甚明若以隨龍之政
為之效行竊恐此門一開九隨龍之人板
援不已又不能一一曲從得之不足示恩
不得者反以為怨不若塞其本原正令回
授人、知有成法不敢妄起觀心不為不
補伏乞霄然

徽泉明吳淨党罪案

臣比緣承之暫攝西掖刑房之事職所當書人

命所繫尤當如謹嘗考近歲所斷過四百余人
非不欲求以生之向奏業所言愚民犯法多其
自取不敢輕有論奏臣聞之書曰罪疑惟輕功
疑惟重与其幸不辜寧失不經者常也杀人
者死法之常也殺人而不死是失之不常也全
人初無意于底有罪之人而使死者徇寬也特
以罪有可疑者可以杀可以無杀之則恐其
无辜不杀则失之不常故寧失之而不忍其至
於不辜而死也國家列聖仁厚凡大辟刑名
疑慮情理可憫皆許奏裁十從寬貸國祚長

軫記之意晚出何以得此李通定交日淺而得
蓋已多而况得親炙於先生乎諸公万謀以麾
節強起門下庶几目得伏謁以遂師承之願曰
季通歸敵此少見悃幅不敢累牘以為奇禮願
至承顏接辭未有其便或以為可杀歆得警誨
使知所歸不勝幸甚易季啓蒙之書及復熟現
魚從叩請亦記季通寓下意一二何常指衣以
請伏祗馳誠之切

答杜仲高書旃

某向者天街一別忽、四五年慈辱惠書以慰

以荷、杜川却掃荷上思再昇祠祿仰以奉九
十之親俯以自適不肖之軀不翅足矣况老態
日見夏秋間病延延痛左腕嘗作醮詞之四肢
而三痛楚十日而且呻吟其况可知近方稍安
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但當虞侍膝下暇日則以
故書遮報而昏花已不可視細字矣鼓琴足以
自娛奕碁可以遣日此外一不以經意來書論
出處大致意為其詞甚偉佩荷雖深此非祈敢
常也寄下新詩快讀降款杜詩集注等本恨未
只見芬微一編誦之數過卓乎為哉矣父子真

足以於少陵之微意非淺識者所及來書云：
姑置是事直說杜詩以寄遠懷如何杜之詩韓
之又如王右軍之書皆古今一人而已近世士
夫水墨積習之工類不甚至唐人多能也歐虞
褚薛是其尤穎異者瘦精竭神各自名家終不
足以望右軍閩域若詩與文可以力取而強進
之即祇足為村夫子者固自難言此王荆公以
為興元氣侔蓋極言詩之高致若曰所以拜公
像再拜涕泗流正為羊屋為秋風所破嘆一詩
用意之大東坡謂自是稷契等輩口中得正謂

其語似稷契華爾唐史贊之詩人以來未有如
子羨者皆極口稱其詩工部之詩真有參造化
之妙別是一種肺腑兼備余俸間見層出不
瑞倪忠義感慨憂世憤激一飯不忘君此其所
以為詩文冠冕後人著意形似亦有可類之詩
中而不可辨者至其奔逸絕塵名公思未
免瞠若手後此非與不知者道也然擬人必于
其偏以言取人先全所難若直以上比禹稷與
孔孟之進退則亦愛之過甚出之如在亦未必
敢當鄙見如此更試思之非面言不能寃也如

中自誅褒且前輩嘗稱之而陳將軍之不沒其
實未齊人能若此者皆微如此者非一末篇尤
佳歎誦不已又記一二事雖非詩之大節目併
及之菊花門詩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以趙
次公之詳且博略不注釋四胡田有下俸春直
園為注甚詳竟不得其書嘗與之論及此亦止
云意其偶有積雪爾蓋卷以即回鶻也公嘗考
回鶻之俗衣冠皆曰故連屯左輔而百里如積
雪此不既多乎以此意讀之方覺語意精彩極
別又嘗與蜀主黃文叔裳食老婢因問蜀中有

此乎黃曰此物甚多正出閬州杜詩所謂黃知
橘桺束極為佳句然誤矣曾親到蒼縣順流
而不兩岸黃色照耀宜似橘柚其實乃出枰也
問之士人云工部既誤以為橘柚有好事者歎
為之解嘲為于其處大種橘柚終以非其土宜
无一活者又云嘉陵江水何所似一本作山水
者是蓋嘉陵江至閬州西北折而趨南橫流而
東後折而北州城三面皆水故亦謂之閬中閬
內如河內然地勢平濶江流舒緩城南正當佳
處對面即綿屏山蓋山如眉黛水如碧玉故云

嘉陵江水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同依直絕唱也
出皆前兩未聞恐可以助異聞之万一又信乎
不以万里不可讀杜詩也信筆為報惟為遠業
自厚全昆仲信道甫問信為荷

答柴殿院之子楹書

某承長書之贖且示以子且甚詳區、非不知
之某自幼典選凡滯案目前必究觀之可行則
屬使胥軍施行若必不可行求其說而不得則
又悉以底蘊州告之便知其決不可以俸望息
心而歸且曰母徒為逆旅也是皆未嘗問識不

識求盡吾職而已况如先殿院厚德前輩幸及
同朝今見夫子未理遺澤豈不願奉周旋重蒙
垂諭不得不詳布之遺表自廷宮之外日日恆
中奉中散大夫以二方得一名若先殿院生前
特服時中奉大夫之告已下未及授而指館則
尚可科理捨此則无說矣何也以子帶貼殿朝
議大夫与不帶貼殿人事體一同則公之外祖
汪公帶直黻謾闕二十年轉朝議大夫數年而
後致仕未嘗敢陳乞遺表恩澤盖棄出法也夫
教所謂一職合比四官不知何所據而言亦所

未聞也以為已該磨勘轉中奉大夫之人則苟
未授告猶朝議也公之親伯父紹興三十二年
已不磨勘告未及下而终于朝議大夫亦不敢
求遺表盖告未下则无缘可得也况尊意所以
未能决然者以犹看虞氏之例也亦嘗為之求
莫說虞君終承議郎無中得遺澤之理以其寓
直龍圖閣乃在朝請大夫之上想是時有人為
之地以其寓直之高故特与之致仕一名若先
殿院所寓之職則犹在朝奉郎之下况已得致
仕恩澤而歎以此更得遺表一官求之位例与

一而可既必知其不可而不以明去徒使左右
义旅营、则么之所不安也病中少、授筆史
以乃振切卒加亮

答趙共父書

易補音之作所智鮮不抵掌指為迂闊賊然誠
然么振好吳氏詩補音今者皆取其說然者有
常言者如情、之下注文用之不尽似有未圓
處不若全用或即去不甚親切者如郎鹿无虞
不叶中字亦可若以考五言謂詩叶蓬徑則上
章霞犯又尚何叶此一音可去之詩必有韻易

則有不必叶者又不可強道也車之音斤于常
昭之辨只信寫詩補音全文節之意不完唯曉
良卦董心思尋此不可曉如出則是本音非叶也
注中引易林太玄乃叶隣民嘗誤音即小畜象
咎當以配詩暖即補音內引老子六項知足者
富強行者有志可用如以正叶富吳氏之意不
可道不若易之大率左諸多韵跋語然謂言出
而声諧辞比而嚮順不待勉強牽屬而自中音
節者昭然如全漢洋、嘉言孔彰作善降之百
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之類甚多只如補音首端

眼字方悟謨書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名其為賊
敵乃可服作蒲地切方可通耳矣氏以集韻為
據而不深考說文解字之本如碩人眇兮注文
未為甚當說文眇恨視也以目弓声胡計切粉
詩曰美自眇兮从目分声正莫切朽目偏合也
一日衰視也以目弓声莫旬切三字正明蓋眇
如孟子使民眇、然眇如老商之一眇又眇庭
柯以怡顏以匹覓一切為与倩綯二音不相叶
又似太甚若眇則几不成字則以不考信說文
之故也姑牽此一端耳以不与陽唐相連而綴

于三鐘之後上去入皆然蓋古音江音謂之轉
声与東道亦有據者有疑處必有考証方可決
然定說不然寧礙之尔母疑十二音不礙于支
脂之微之後而与十三佳十四皆相比亦不得
其說後因現後漢語如天下中庸有胡公万事
不理問伯始五經紛綸并大春之類皆是也字
為句而回字一韻不三字一韻若天下模楷字
元礼方知楷具礼叶音之所以近佳皆也非好
古者亦不誤及此不知者不止謂迂濶而已未
教所說在鼎蹇乾隨臨噬嗑萃卦中諸字余

既叶如王鄭諸家改字不同皆可略而不問如
乾之着后等十二處有不可通者不必強通只
如潛龍句用亢龍有悔見羣龍之首告雖款通
之不可得也但當探吳氏之說通其可通者是
矣如晦菴之說亦及叶韻漸卦上及以陸為達
無改纏文于儀字却叶離卦之末蓋雜而又雜
不可終窮自大道歎也而後更不復及對坡口
疑之改從及對大非右意現其韻叶可見非差
如婦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宥也可未及對乎
此皆晦菴之說為是若實之從去聲則以未然

更須詳考此亦未暇入聲之叶去聲恐无此例
有則韻皆少差如讀之為讀豆復之為讀按為覆
之為覆按宿之為宿 与有從其本字之去聲
者入聲韻中只有厭入厭去一字通用有音
却是實有此二字义又不同實為去聲恐難從
之如伸正當為敬比輔也比吉下順逆也履艮
同人卦首今別着卦名費象天文上闕文旅象
兩小亨當是衍來說皆然但流傳已久不可輕
改此亦不可不知也 又別有跋傳見他祇可
用居干暑連曰揮汗方能辦此餘不暇及亦不

可為不好者道也

答徐致父書

辱示及主教扁榜及齋齋文昌章公跋終
因深歎服此不敢著語者頃竊聞之大府卿王
公字正之也姑之夫也嘗言此字本 翼祖廟
諱難已再經祀遷而在臣子終不當以此為名
字及者室之名張南軒以此為字卿不以為然
之又嘗見文階公帖或勅以為 翼祖已入矣
室可復曰始階公云老夫弼亮四世未敢遷改
蓋是時就是七廟也 徽宗朝立九廟 翼祖

復入廟祐又以為諱後聖 欽宗祔廟始復祀
廷省元錢敬直永嘉人也忠告之遠改易直此
不可不知也特臭味相予敢及此切幸加亮

答趙郎中書崇憲

其久不嗣音正尔馳仰辱書翰以慙以荷蒙示
諭澹溪書院尤見政最之餘儒術潤飾甚休
謹為寫四字去但谿字當如此寫溪出于陽
水之變体非古也二者俱寫去惟台意所擇
澹字百少曲折見之別紙望詳覽九江右郡于今
寫重鎮幸有周完生之遺迹表而出之又使士

子得以館穀于其下儒風自此逾興矣使君之名典之无穷矣。泉瘁求去未得尚尔勉强草。修振不究欲言併几台察。

漁谿之漁字書所云。少時見林侍郎黃中知江州曾作漁溪祠堂記。今想尚有在本便中望以寄示其中。云似說漁字如元次山之唐崕語出于意見。近歲得晁氏參記許氏文字一書以道所編也。有云漁。兼徐本曰薄水也。一日中絕小水。唐本曰薄水也。或曰中絕小水。又曰俺也。或以廉徐本。

關漁字按素問夏三月之病至陰不過十日陰

陽交期在濂水楊上善曰濂水靜也七月水

生時也然則以兼者。亦古文廉字非兼并

之兼。以上皆以道之說。徐本謂今世所行徐

鉉所定說文解字也。以道得唐人本時以校

其不同者。按素問二十四卷陰陽類論夏

三月云。在濂水注濂水者七月也。建申水

生于申。陰陽逆也。楊上善云濂廉檢反水靜

也。七月水生時也。唐本既曰或以廉則非死

濂字晁氏之書甚佳。止有三冊。若因刊之尤

佳

荅楊敬仲論詩解

○蒙示教詩解以病故相仍近姑讀竟荷開發
鄙陋至多感歎繫服之余恨未得一遂請益于
門下若夫發明先邪之思一貫之旨天人同心
大道至平古既難盡信雖載之左傳者亦不可
擬爾雅之多多誤大孝所引之有帝合詩序多失
經意釋文多好異音詩人諷詠或有包于事實
制度名數不尽合于禮典先王皆在商世唯拘
以周孔文王以服事商不應作禮樂如此類本

易槩舉皆前輩之所未發者尤用服膺然惟尊
意每太自以為足而欲人之言○亦不能自己
欲效所見試陳其甚明者正欲反覆論○以
歸至當非特相予之厚非愛此書之深不及此也

葛覃女毛詩傳曰覃延也其義未安覃本義
保也葛葉大而憂小故墜鳥而深十倍謂墜
下曰覃徒紺切而廣韻集韻無此字音釋交
徒南友方皆不同不可知也而謂延也則未
安日筆及鬼方申中國而覃及之則中深旁
淺實有覃義實覃字討后稷之聲深廣也故

水中深旁淺曰覃加水以別其字見儒徒因
葛推義釋覃曰延然施即延也無乃重復乎
大田以戒覃報 覃者深也報宛然有微深
之狀故曰覃報毛傳殆未親見報徒見易有
剡木為耜之義故以覃為利後儒求其說而
不獲又轉音為剡又轉字為鞅今正其字義
平声如字

覃字雅釋言流覃也覃延也郭注皆謂蔓
延相被反說文 長味也 以是鹹眉声詩
曰實覃實訏徒舍切又 篆文覃者潭既

文以水覃声集韻一說楚人名深曰潭
字在六書中為形声如江河之以水而上
与可止躬其声而无義潭以水覃亦取其
声非有義也覃有深義今之言潭是也
覃外无深義字書凡有意者如人為 偽
人言為信之類皆入会意之科正荆公字
說所以不能傳者徃以形声諸体皆入
会意故有牽合強通之病三葛之憂延故
施于中谷三未為重復也覃報之音剡疑
是方言集韻以為利耜此以詩傳辭文為

拋如人月利棗利音普卜反荆公以為春
老者利棗之皮而進之後行田野間群見
相呼朴棗方知釋文之有自來此二棗字
更望考之

鵲未維鳩居之 爾雅釋鳥云鳩鳩鵲郭
之布穀未安音如布穀者不居鵲巢音如鵲
鵲者乃居鵲巢為鵲鵲魯昭公三十五年鵲鳩
來巢而公如乾侯此之假他巢之應也故
文成之世已有童謠曰鵲鵲味
矧鵲鵲之音九鳥名多同其音埤蒼

云鵲鵲方言之戴今審究戴勝首有練毛鵲
鵲亦有之而鵲鵲身色黑戴勝身毛毳而
稍長大豈埤蒼攷之未審歟布穀其音潭然
鵲鵲其音亟然穫穀毛毳頭有班者李氏之
以鳩鳩為鵲

多識鳥獸草木：名攷之當如此之詳默
鳩鳩之為鵲鵲甚明漸人呼為八之見川
人呼為阿人所謂音如布穀者乃今班鳩
俗謂之步姑其性雖拙粗能為巢戴勝首
有凍毛向後鵲鵲凍毛直上又自不同鳩

鳩之刺不一正謂鸛鶴也郭景純之布穀
圖已失之歐公言拙鳩極然不知此乃鸛
鶴呂氏具載皆未當也

商考日之方中在前止處 時祭習舞

中為期碩人在前列上處方中將中也碩大也
大德之人俱以德容也

前輩曾之日之中方則明而易見之時在
前上處則近而易祭之地搃君不能見况

幽遠者乎此意甚切

張子嗟女考元无士醜生之醜考孰可說也

女之醜考不可說也 醜樂也說解說也今
俗說亦以女淫為夫醜

毛傳之女與士醜則傷礼義鄭箋之士有

百行可以功過相補至于婦人無外事惟

以貞信為節然功過相補則士可醜也每

疑其害教近得一說无與士醜已是自悔

而反正之言盖其初犹布質絲素即我謀

後以車來則非女之奔之也其言日始者

以士之醜考故我今日孰可說也若是女

之醜考則我不可說也如此則得待之

意又免功過相補之害教也

兔爰雉罹于羅 雖文明比君子

非為其文明也羅之設所以取鳥獸兔狡如小人養之緩行不至觸冒雉性耿介多罹其中世亂周密小人多幸免而君子多陷于罪言文明則意差

釋考 此詩凡言女皆指君子也女者愛之

辭

民勞又欲玉女是用大諫此意尤明又卷阿俾尔稱性之類不惟是愛君如古

稱我為朕未至如秦以來分別之虞也 出其東門聊樂我負 我自有負姓者吾安也

此說未然毛鄭不解負字疏言樂我之心之耳之負古今字助句辭也唐貞年子齊州人其先本彭城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為起部郎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負因賜姓負古无此姓也况此詩解内云陸德明以尔雅之徂存也牽合上章思存改且作徂甚无謂也且語助也于義自通

何必牽強又改字以此知員之語助耳
候人維鵜在梁不需其翼不需其味 鵜鵠
喙長尺余頷下胡大如數升囊群飛入水食
魚金也在梁不需其翼味長如此而亦不需
是當食魚而不得食喻美者宜詩祿而不得
祿

歐陽氏曰此鵜當居泥水中以自永魚而
食今乃邈然高處魚梁之上窮人之魚以
食而得不濡其翼味如彼小人窮祿于高
位而不稱其服也鵜不當明喻美者不若

歐陽氏之說為長
不遂其媾 小人富貴縱肆好色淫恣而棄
其婦媾婚媾也

毛氏曰媾孕也張氏曰不遂其媾不稱其
寵待也今人謂遂意為曰稱意

蒼兮蔚兮南山朝濟姚兮婁兮季女斯飢
董日集注作媿蔚文也南山朝濟綴練也人
莫指者乃阴阳交感不正之氣南山喻在高
位朝濟喻淫縱者惟其意所溺固有其
其妻唯媿婁而自不說者如衛莊姜雖美而

不見荅孟不樂子靜正而放于情愆季女者
年小之義以其未嘗相親如不為婦也故以
季女不說之則夫所至于斯飢矣

張氏詩白林木南山蒼蔚時工斤樵斧競
朝隋卒知趨利青宴上不念幽居季女飢
陳氏曰壯者趨利于山則弱者飢穷于室
小人肆志于上則君子困穷于下張陳二
說難示必尽得詩人之意然其說猶雅訓
今為一媾字一婚字人婉婁季女遂生此
說然朝濟實非媾煉也彼媾煉之詩首章

日媾煉在東莫之敢措故次章曰朝濟于
西崇朝其雨至今朝日在東則虹出于西
夕日在西則虹出于東鮮有見于南者且
此詩初不言虹而徑以朝濟為媾煉則不
可既曰季女如有齊季女而日如不為婦
亦竟費辭若以西山喻而位朝濟喻治維
亦不成詩語宜有以更之

七月一之日虜發二之日栗烈 虜發者寒
氣勃發方籟冬鳴如虜栗也野哈有語籟端
吹虜栗讀烈風吹籟端之虛管作声也栗烈

者丑月寒氣益烈人股戰栗也毛傳謂栗烈
寒氣也其以是歟

毛氏曰感發寒氣也栗烈寒氣也王氏曰
風而寒尚非其至也死風而寒于是為至
只如此說足矣感栗乃胡樂一名悲栗一
名茄管羌胡龜茲之樂也其声悲栗胡人
吹之以驚中國馬後世樂始譜其音以為
衆器之首周時安得有此俗語亦不足所
服載而栗漢人始有此語

二之日鑿冰冲冲 鑿冰之時擇冲如之日

慮寒氣之傷人也函公之愛民如此

毛氏曰冲冲 鑿冰之意孔氏曰冲冲 非貌非

声故云鑿冰之意左傳曰深山穷谷因

阴泣寒于是取之函公寒盛冬安得有冲

和之日不如只從毛詩

東山鶴鳴于垤婦嗟于室 毛傳曰垤蟻塚
也將阴則穴處先知之鶴好水長鳴而喜也
孔流曰時雨則蚁避湿而上塚鶴鳴于垤詩
意与零雨其際同婦嗟于室聞其夫將歸感
傷而歎也

毛公齊人世自知之解不甚詳孔疏之未
明皆不見于怪之義惟胡德輝怪蒼梧雜
志言之最明云新經蜂鶴鳴于怪謂怪為
丘怪非蚁塚蓋荆公未嘗到小東蚁塚有
極高大者如塚墓然每天時雨則鶴集蚁
怪而鳴蚁知雨鶴喜雨以其類也方說得
于怪字分曉正以雨將作故婦慙于室如
殷其雷之意正念其勞也若我征書至自
在下句婦嘆于室意聯于上孟子所謂丘
怪以是知丘是自然高處怪乃蚁塚下王

共盤馬于蟻封亦謂此也

復跋 老狼有胡進則跋其胡退則踰其尾
周公款進則成王未授公以政如狼跋其胡
款退則又深念民人社稷之重款退不可如
狼躗其尾

周公者進退不可止何至如狼之跋躗故
程氏有云狼獸之貪者猛于水款故陷于
机穽羅繫前跋後躗進退困險詩人取之
以言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是者以其
有貪款故也若周公者豈在危疑之地安

步舒太赤馬凡此也又云先儒以狼跋
躅不失其猛與周公不失其聖猛矣君虎
豹胡獨取狼也詩人比吳以類是以香草
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狼與聖人
乎程氏之說美矣此詩中无机穽之竟犹
未为尽也嘗得其說于蜀人楊少卿氏望
之狼之過人先旋遠于人之回旁甚疾人
为之戰惧自夫然後食之待人益以狼之
跋躅比回國而周公處其中不惧也此說
最為得之

常棣儗爾_邊豆飲_臣之飲兄弟既具和樂且
孺妻子好合如鼓琴琴兄弟既會和樂且湛
孺有柔義兄弟既具犹曰皆在于是和樂且
柔孺言辭氣柔矣也其妻其子情好合同言
夫婦父子和順孝慈如琴瑟之和毛傳曰翁
合孺子也湛和樂之至
此解亦平然說詩意未出此詩極言兄弟
之間如伐木極言朋友之間前章引陳曰
兄弟之急難相救助如此及其既安寧乃
謂兄弟不如友生乎此正詩之本意也此

二章言凡人以儻尔適豆飲酒之餘為
樂若兄弟既具如謂兄弟无故其樂又何止
適豆飲酒而已其和樂又具如孺子之真
情如孺慕之孺有不可解于心者凡人妻
子止以好合尚能如鼓琴之和若兄弟
禽合而无間其和樂不足以尽之又且
矣如湛湛湛色然如此方見詩意

六月樓、六月建巳之月也樓婁也婁、
有冷意時有麥秋之寒也

毛氏樓、簡閱也蘇黃川樓、不安也李

昏如論語栖、同注栖、執皇、言其

不安也至未為定論然以為栖、有冷意

麥秋又寒則不可俗諺云江南兩浙麥之

殊熟若中原北方則立春便溫和入夏便

熱入秋便涼冬則極寒宣王在西周四月

豈復有冷也

車政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惟善御者兩驂

不待難馳而一无所失

此一設不尽其義蘓黃門日四黃既駕兩

驂不獨御者之善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射者之善也。蓋不善射者，又待御者為之。說遇則獲，故王良為之範，則嬖矣。不能獲，一惟御者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方見射者之善。不惟此時，意明孟子一段，亦皆煥然。

吉日既伯既禱

毛傳曰：禱，獲也。禱，未必

為獲也。

禱者，禱其无傷人也。弓矢驅馳之

間，或偶傷人，故禱歟。

毛以禱為禱，獲國已整矣。此謂禱其无傷

又亦未為的，當將田而用馬，故禱于馬祖。

不必專為獲，亦不必專為求无傷人，与廐

焚不問馬之意，不作。

漆沮之從，禹貢雍州漆沮，既從者，從人

謂水也。然則天子之所其往，謂漆沮之會歟。

漆沮，段從禹貢，自說活水。此詩自說從漆

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以不必泥此從字。

庭燎，毛傳曰：庭燎，大炷也。秋官司烜氏

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故本墳為黃，鄭司

農之責，炷麻也。然則与庭燎有異，為今俗

曰：甄盆者，庭燎歟。甄麻，澤也。音說毛傳為大

炷未安

今說亦未安載乃麻餅也謂大炷司農謂
麻炷皆是也古者如男子夜行必以炷童
子隅坐而執炷又如顏叔之秉炷非如今
之蠟炷也凡點火而明者如麻骨樺皮杜
明之類可以照者皆謂之炷今祭祀所用
庭燎以麻骨一大束立于地而燃其上照
耀一庭故毛謂之不炷司農謂之麻炷却非
孰盆也
斯于如跋斯翼
如馬之跋立而張兩翼馬

首如棟亮兩翼如二雷

孔氏曰如跋如人跋足直交若如今說下
三句已言如矢如鳥如翼矣不應又以跋
為鳥之跋不若只用曰說如人之跋立翼
言其翼然不必謂鳥之翼也

小旻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不敢暴虎不敢
馮河此固庸近柔懦之士所執常論然而人
知其一莫知其他不知至智所及當大有為
亦無所懼但至智雖不悔上無慢易息畧而
亦戰戰兢兢

范氏曰人皆知虎不可暴河不可竭而不知小人之不可不畏臨深履薄懼之甚也此說似勝不必更加委曲也

小宛皮、素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直岸直獄捱果出下自何能穀素扈名竊脂食肉之鳥也今不得食而率場啄粟喻食肉富貴者今猶失所用之而况于瘡病孤寡貧弱之後宜其尤甚于又犴獄也云云民穷苦捱粟出卜問日何自而能穀善邪此章言貴賤皆

前輩大率如此說意既不屬亦竟其言律漁素扈竊脂尔雅釋鳥自有兩義非名竊脂也其曰夏扈竊言秋扈竊言冬扈竊黃素扈竊脂棘扈竊丹者竊皆訓淺注竊蘆青色也此其竊脂謂其色淺白也其前又別有兩句云素扈竊脂鳩鵲剖帶注之食肉好盜脂膏蘇黃門古史序有云圣人无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殺小宛正謂此竊盜脂膏之義此章蓋言遭誣陷而乞告者幸扈食肉而謂其率易啄粟可

謂是非顛倒矣惟其填寫宜乎陷于岸獄也此事甚易見試握粟以下之謂握粟明試索扈彼何嘗能食穀手言是非在目前分明如此而上不能察若以為十筮之下則意差矣

何人斯維暴之云 詳現是詩非刺暴公也刺其從暴公者也

此詩之序必有所傳詩不言賴而序言之一詩中只有維暴之云一句不知果暴公否鄭氏以獲暴皆歲內國名孔疏云獲國

在河內溫果是東都之歲內也 春秋為公

者多是歲內諸侯偏檢本傳未問歲外有暴國今暴公為卿士明歲內此說亦不定紀得鄭愚仲魯辨此云周之歲內年所謂暴者之當考

卷伯捷：情、者隨風翻覆反覆不定之狀如此

情、誠有反覆之意然謂之隨風翻覆則是今釋道兩立之情也恐古无此秦已有情信之本未知情信起于何代更考

北山或主事鞅掌 在腹日鞅此 待士子其
助早矣其鞅在掌可駕車馬故位此當故世
以煩勞為鞅掌

毛氏曰鞅掌失容也孔氏曰鞅掌煩勞之
狀只須用孔說今說頗迂鞅鞅鞅皆在
馬之身維繫則在御者之手鞅既在馬腹
如今之吐攢不症在人之手掌也

陸机中木疏

枉當作瑛孔書之陸士衡也呂氏讀詩紀
皆作玳

又答論易

某仍敢言 易間有問見輒以一二求教茲蒙下
問以口耳之所得錄呈恐可以少評聰明

坤九亨利牝馬之貞

坤利牝馬之貞說者止謂取其順尔有不
知圣人取象皆曲有妙理禽獸之牝者皆
順惟牝馬之性最貞游牝率心一牡引十
牝色雜以千百苟非其偶他牡牝之則疑
鑿不可近坤之卦象主手順惟其能貞乃
成地道故曰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也妻道臣道豈由順而已哉

答張正字論莊子書

其比自因朝初款相親而未能高才能存保藏
若虛亦不可得而親也後始得藉、承教當以
莊子講義借示遂得以窺見素蘊每切感歎謂
請益未艾也忽尔去用焉之恍然亟令傳寫元
存九冊謹以納還狀幸視至聞尚留閱外无由
訊別九增悵惆平時讀蒙莊之書安敢如執事
用工之予士友來言處得表之際鼻聞桐、則
造詣可知略聞講義開斧為多然亦有一二鄙

見疏之別純更望示誨治方里之航向時可行
尚容別布

今之隱九者非昔之隱九者也 郭象云子
游常見隱九者而未有著子綦也非也講義
略之

此意甚妙方子綦隱九而卧未有以異于
人止也仰天而嘘咤焉似喪其耦則講義所
謂超然万物之來而万物无与为对者也
隱九者自若、忽然而覺則、之隱九者
別是一天非通之隱九者矣肯犹適也故子

恭善其詞且曰今者吾哀哉

吾遇天難 講義云天難往与疏皆不解按

易雲需七剛柔始交而難生 動乎陰中則天

造之難

竊尋上下文恐不為此前曰天忘朕邪後

又曰天降朕以德則是雲將謂鴻濛為天

矣講義云云雲將再見鴻濛而謂云為天

蓋天其施也前則雲將三問而鴻濛曰吾

弗知又三年願問一言而鴻濛遣之使歸

不令告也故雲將曰吾之過天可謂難矣

故願問一言而鴻濛始告以心養苛言不

必永之屯卦也

以瓦注者巧以鈞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

講義之以操舟博塞明之又云博塞之事心

瓦注為戲則得失之心忘而其知巧以帶鈞

為注得失之心轉重而憚以黃金為注則得

失之心愈重而昏令之博者謂所出外物為

注正策公所謂以 陛下為孤注是也

與在子前此說操舟博塞之言而博

者亦不至以瓦為注蓋注者抵擲也謂如

王抵鹄金抵龜之類試欲抵物以瓦抵之
則巧以釣抵之則已有悻心以黃金抵之
則又不中此所謂外重則內拙也釣亦乃
之異名如吳釣是亦不必帶釣也

答徐丞書適

公比為從弟教滋承報章甚勤且蒙示惠忠莊
公事實伏讀不勝欽仰請康之變死事者寡世
以為恨迨五路之失執節守義者年人以為闕
映多豪美而然若忠壯士于太末而惠勇兩君
是元得而與者也馬通奉之壯士鍊危君之傳

皆能以雄文發出光足以傳不朽矣惟後篇稱
蕭參政奏請者乃王仲言明清揮麈第之錄第
二卷具載此文自竊惟國家西下至少坊偷俗
之尋則仲言所見而失所著人姓氏者也自此
紙填成而下至有道處士迫之光也則皆仰言
所述也蕭參政臨江人忠或者
人而為之奏是又不然奏此文
知三人之時據馬公之狀建炎三年十二月忠
壯死事明年賜諡贈節度而蕭公乾道始士子
朝為宮教至淳熙始居言終登政府不應始有
蓋是朝廷未

此奏令當易去蕭參政，奏請六字而改題云
王通判，明清揮塵第一錄，則為得之時，臭味相
予不自外如此，若更以程化山所作誌銘編入
則尤為全備也，併几重照。

友媿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四

